

# 遥远的回望

□ 张子影



言诉的痛苦与煎熬，与现今如今的驱车行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当年“道奇”牌解放卡车的平均行进60公里的速度计算，忽略天气、道路障碍、车况和司机身体因素，一日不停地行进，也需要百余天。

这样的旅程，想一想都令人生畏。

日复一日，在风吹雨打或者烈日骄阳下的车厢里摇晃，在湖南鱼米之乡长大，吃惯了雪白的大米饭，每天在清水洗濯后才能入睡的她们，在从早到晚，漫天漫地的尘埃泥土中，面对上顿吃完下顿吃的坚硬黑湿的馒头——只有一套衣服，一只小铝盆，从早到晚，在摇晃的车上，每天、每天……

她一定是哭过的，她一哭，许多人都跟着流泪，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从未经历过苦难。她应该是多大呢？史料记载，这些进疆的女兵，最大的只有19岁，最小的才13岁。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解放军和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约17万将士开赴南疆塔里木盆地和北疆准噶尔盆地荒原，投身到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

古称西域的新疆，在2000年前纳入中国版图。风沙和干旱将西域36国和丝绸之路化为历史尘烟。历史上曾有8个朝代屯田垦荒，但均未走出“一代而终”的阴影。虽然当年抬棺西征，决心马革裹尸的左宗棠力排众议，收复了新疆，但李鸿章后来也说：“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他进一步断言说：“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党的领导人十分清楚，历代

王朝在新疆屯田都是一代而终，不能延续，要守卫好祖国大西北新疆的广袤疆土，必须屯垦戍边。于是，不仅五尺男儿来了，她们也来了，一共走了5个月。

二

卡车终于停下，她艰难地下车，站在了新疆的土地上。衣服、皮肤，连同头发上都结了厚厚的泥土，像穿着一层坚硬的铠甲。

她想哭，但是笑了——没离队，没退场，过来了。她是勇敢的姑娘。

和同伴们在一条河边洗了个澡，冰冷的河水刺痛，但也给爱水的她们久违的快乐。年轻的她们是多么健康漂亮，休息一两天后，姑娘们就恢复了大半的活力，站在河边，青春的脸庞焕发了荒原。

欢呼声是从地下响起的，无数男人们从地下冒出来——很快她们就看到了那个叫做“地窝子”的地方，半地下的、一个像坑似洞的所在，用柳条和蒲草搭顶，床是没有的，有的是土垒起的“炕”，上面铺着草和柳条。

真正的屯垦岁月开始了，她们挽起袖子，扎着腰带，像男人们一样走进荒原，披星戴月。那些个风沙满面的日子，战斗斗地的日子，没有时间伤感，没有条件忧伤；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故乡渐渐远去，远到只能在梦

中偶尔想念，劳累使梦也空白。甜日子，苦日子，悲欣交集。在那个年代，极度贫瘠的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单纯到透明。

她们的到来打破了戈壁的荒凉单调，给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带来了歌声和欢乐。男人们大多对这些宝贝一般的女性充满关怀，她们的到来唤醒了他们天生的豪气义气和烈性。荒原上，田野中，有她们的地方，男人们劳作得热火朝天。

她爱说爱笑的本性又回来了。当银铃一般的笑声洒落的时候，她注意到了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火热的目光。他们走到了一起。

一切都不需要解释，更无需讨论，当地窝里的油灯亮起，人们都离开后，他背对着她，解开棉袄的一角。她看到了他背上触目惊心的伤疤。她又一次哭了，为这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这是一次漫长的哭泣，在纷纷飞扬的泪水里，她看到她模糊的故乡景象再一次渐渐褪色……

五月的风再次吹来的时候，她和他并肩走出了低矮的地窝子。她水灵灵的脸庞、圆润的腰身暗示着一种温馨和生机在悄悄滋长。

纪念馆中有一张照片：简陋的土墙院里，站着大大小小台阶一般的男女小娃娃，全部穿着同样的小棉袄，戴着白粗布的围嘴，有三四十人之多。这是兵团第一个幼儿园。那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就是她的孩子。有着她和她同样的圆亮眼睛。很多时候，看着孩子，她内心是充实的，她知道，直把他乡作故乡，亲人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他和他们的孩子，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至亲。

他去世的时候，她紧紧握着他的手，心疼得像有人在用手擦，她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

如今，阳光下，她独自坐在鸟语花香的庭院里，看着一群群的来访者，来来去去。孩子们每次来，都劝她回老家看看，她不反驳，也没行动。孩子们走了，她站起来，蹒跚着走到他们的合影跟前，说，我走了，你一个人在这，多孤单呢！

故乡，她还是回去过的，但物非

人非。而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她熟悉每一缕清风的味道，了解每一寸草地的温度。这是她用青春和生命灌溉出来的绿洲。

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先后有10多批湘女，约8000多人入疆。她们像种子一样，分散在新疆各地，在这片异域他乡，生根发芽开花。8000湘女被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

继湘女之后，山东、广西、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建设事业。在屯垦初期，与男兵们一道共同完成最为艰苦的基础建设，为新疆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湘籍女兵们入疆，还带来了文化和艺术。由于普遍文化水平较高，湘籍姑娘们又生性乐天，爱唱爱笑，她们亮丽的青春融入了天山荒漠。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写的粟寿山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些乐观、拼命的女战士，屯垦戍边的事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多年后，一位军队作家创作的《8000湘女上山》，书写了包括她在内的这些湘女们的故事，成为本世纪以来西域土地上屯垦史上最为动人浪漫的传奇。

当年湘女的后代——兵团第二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在垦区出生、并且一直不肯离开这里的著名作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副主席丰收在他自己的那本书里满怀深情地写道：

“中国的荒原，荒原的第一代和以后的一代代，向屈子魂流淌了千百年的湘江江水，向钟灵大雅的岳麓山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我不知道，如今到哪里能再找到她。还有她们，那些种子一样飘散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姑娘们。

当我将遥远的回望投向过去，透过50多年岁月的风烟，分明看到她站在荒原之上，一身军棉袄，黑睛如漆，黑发临风……

新疆啊，我们新疆真是一个好地方！唱起这支歌，我泪流满面。

我们的生命，在每一片土地上都绽放如花。

## 诗二首

□ 马喜军

松花江，还未封冻

松花江还没封冻  
残存的水温  
喂养着  
一朵朵浪花

阳光站在江面上  
脚下打着滑

风，呆呆地看着  
裹紧自己的外衣  
守在岸边  
找不到家

雪，站在三岔路口  
忧伤，彷徨  
早来，怕  
不识时务

晚来  
会和春相遇吗？

故乡的山

故乡的山  
分明是  
戏剧里的演员

嫩黄色的戏服  
演的是  
生命的再现

墨绿色的衣服  
演的是  
人生的壮年

五彩的旗袍  
是女性  
成熟的展览

白色的长衫  
是老年人  
饱经沧桑  
的体验

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天，在长时间地驱车越过了空旷灼目的沙漠和浩瀚飞沙的戈壁之后，每当在正午的烈日下或者傍晚的黄昏中，地平线的尽头远远地出现一片绿洲或者一杆红旗的刹那，我都会心里一热，继而热泪盈眶，因为那悦目的绿或者飘扬的红让我知道，那是一个营地——类似于我成长工作多年的军队营院或者战斗哨位——我知道，我的兵团战友就驻扎在那里。

还有她们。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至1954年，参军来队支边的女性数量达4万多人。在驻守西域这块土地的几十万大军中，她们是一抹鲜亮的颜色。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兵团史馆的墙上，我看到了她们中一些人的照片：乌黑的短发或者长辮下，几乎清一色的制式棉衣或者衬衣，全身上下没有一丝的修饰和装饰，背后的土墙和风沙也掩盖不住她们那素净清洁的美，出尘纯粹。

深秋的新疆是彩色的，车子每天都在大片浓郁的色彩中穿行。连续数日，我在车上傍窗而坐，快速闪过风景中，仿佛时时有一张又一张年轻妩媚的脸在窗外闪过，我在努力地回望，寻找那一个个散落在岁月尘烟中的面容。

1950年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湖南长沙一条叫营盘街的老街突然热闹起来，街口带娃娃出来散步晒太阳的婆婆说，先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穿公家服装的人，将一张张告示贴墙上，紧接着来了一些穿军装的军人，他们在38号楼屋里屋外出，又在屋前空地上摆下桌子，桌上陈设了纸笔本子和搪瓷大茶缸子。几天后，营盘街周围就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娃娃娃，全是清一色漂亮整齐的半大姑娘。街头巷尾，人们的议论里重复着一个词：新疆招聘团。

我看到了人群中的她。她手里拿着一份《新湖南报》，按着上面的地址很容易找到了这里。对营盘街，长沙人并不陌生，据说当

## 桃花潭记

□ 斯雄



《桃花潭》 陈评绘

高中临毕业那会儿，我们4个要好的同学约好，一起照张合影，留作纪念。

那个年代，照相都得去照相馆，而且只有黑白的。照好后，还时兴在底片上写几个字，照片冲印出来，那行字是白色的。

写什么呢？同学脱口而出：“桃花潭水”。

这张照片尘封已久，“桃花潭水”这几个字，多少年来，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李白的《赠汪伦》，化无形为有形，把情谊描摹得如此生动，画面感强，空灵有余味，自然而情真。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中录下了这首诗的原委：

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赠马八匹、官锦一端，而亲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一首。

此处的“泾川”，即指现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到安徽工作后，方知泾县有个桃花潭镇，正是李白写这首诗的地方，我一下子动心了。

桃花潭，位于泾县以西40公里处，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与太平湖相连。青弋江(古称泾水)自南而北，从太平湖以下西岸群山中奔流而出，至泾县万村附近，被一座石壁挡住，水势澎湃，造就一汪清幽的深潭；潭面波光潋滟，清冷镜洁，碧波涵空；“向者兹潭十数里而近桃林缤纷，夹岸无杂树，匪直芳飞红雨，抑亦情悦锦鳞”，向为当地胜景。

潭西岸，怪石耸立，古树青藤。有万村，隋朝时建有扶风会馆，还有唐朝官方旌表五世同居的“义门”，特别是有万姓人家开设的酒店，即“万家酒店”，引发一段传诵至今的佳话。

潭东岸，白沙平野，田畴阡陌连片，村舍屋檐相接。有翟村，被称为“水东翟家”，为当地大家族，兴旺发达，人才辈出，出过不少文

人墨客，对李白与汪伦的故事，多有传说。袁枚所述汪伦邀李白赴桃花潭，即取自翟村人至今仍在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

怀才不遇、寄情山水、寻仙访道、辗转流离的李白，晚年遇大赦，重获自由，随即顺江东下，过白帝城，泛舟洞庭，尤钟情于宣城、金陵、当涂、池州、徽州一带的山水和民风，依人为生，并绝笔当涂，终老青山。有人统计，在李白存世的近千首诗作中，与安徽有关的占了近1/3，其中不少成为千古绝唱。

据1996年版《泾县志》记载：“汪伦，又名凤林，本县人，父亲仁素，兄凤思，曾为歙县县令，子文焕，在泾传十余世，部分后裔迁居常州麻镇。天宝年间(742年—756年)汪伦曾为泾县县令，卸任后居泾县桃花潭畔。生平喜与人交游，尤与李白、王维友善。爱饮酒赋诗，议论政事。”但汪伦曾任泾县令，依据是《汪氏宗谱》，尚未发现其他佐证。

袁枚冠之“泾川豪士”，颇为取巧。也有学者考证认为，汪伦只是一“村人”也。不过，即使是“村人”，应该也是当地家资丰厚、志趣高雅的人物。与李白趣味相投、一见如故，是一定的。

李白另有《过汪氏别业》二首：

其一  
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  
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  
汪生面北阜，池馆清且幽。  
我来感意气，捶鱼列珍羞。  
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  
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  
其二  
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  
随山起馆宇，凿石营台池。  
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  
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  
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  
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  
永夜达五更，吴歙送琼杯。  
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  
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  
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

正是游桃花潭期间所写，诗中描写汪氏别业中的豪华景致以及主客永夜把酒欢歌的场面，进一步还原了

李白与汪伦的友情和送别时的深情。

现桃花潭镇收藏有一门楣石条，横镌刻小篆“别业居”三字，据说是出土古物。是否真为汪伦“别业居”门楣，尚待考证。

汪伦墓原位于桃花潭东岸，水东翟村，村东金盘献果地。墓曾多次被毁和迁移，现址在桃花潭怀仙阁后方，墓后建有汪伦祠。墓地占地一亩左右，主墓为椭圆形，墓前立有据称是清代复建时所立墓碑，碑有破损，能看清的碑文为：“光绪十一年季秋月重建史官之墓汪伟伦也谪仙题十五年十月南阳立。”“史官之墓汪伟伦也”是否为谪仙所题，亦无所考。

因为李白，汪伦得以青史留名；因遇谪仙，桃花潭得以“复流深心于永思”。

桃花潭一带引人遐思的传说，一直在发散和演绎，历来为人所追捧。如东岸题有“踏歌古岸”门额的踏歌岸阁，西岸彩虹阁石壁下的钓隐台，屹立千年的垒玉墩，深藏奥妙的书板石，李白醉卧的彩虹岗以及文昌阁、中华祠、怀仙阁……还有保存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桃花潭畔，山水秀丽，景致宜人，真可谓“山水入画里，一步一惊奇”。

“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在走近桃花潭的前前后后，一再流连于皖南一带迷人的山山水水，赋诗抒怀。坐落在宣城市区北郊水阳江畔的敬亭山，虽无天柱山之险峻，无九华山之灵秀，无黄山之奇绝，在此丘陵地带拔地而起，远看满目清翠，云漫雾绕，近观林壑幽深，泉水淙淙，显得格外灵秀。

李白曾7次登临敬亭山，把它写入诗中：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如果说，写这首《独坐敬亭山》时的李白，多少怀有些许孤独感的话，在写《望天门山》时，显然又是另外一番心境和景象：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